



本期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陕北浑酒

高志飞

在陕北这片被岁月精心雕琢、被黄土深情滋养的土地上，每一道沟壑都隐藏着故事，每一缕炊烟都蕴含着独特风情。提及陕北人过年的年茶饭，脑海中便回荡起陕北民歌“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仅这两句，仿佛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一扇通往陕北烟火日常的大门，那些深藏于黄土地间的温暖与美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眼前。

歌中所唱“滚滚的米酒”，正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浑酒，亦被称为米酒、甜酒、黄酒。它是陕北大地孕育出的一泓暖金色的琼浆玉液，静静地流淌在陕北人的生活脉络之中。

浑酒，其色泽淡黄，恰似被日光轻柔亲吻过的琥珀，温润且透亮，盈盈一盞，就如同握住了陕北的一抹落日余晖。凑近，微微的酸味率先扑鼻而来，仿若春日里被微雨滋润过的泥土，质朴而清新；吸一口，一缕甘甜宛如微风拂过花海，悄然落在舌尖蔓延开来，裹挟着淡淡的酒味，恰似山间的晨雾，朦胧且令人陶醉。这酸与甜、醇与香的完美交融，恰似陕北人既爽朗又细腻的性格，在一饮一酌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陕北人过年的年茶饭里少不了那一碗浑酒。犹记儿时，每年一进入腊月，祖母就要开始筹备酿浑酒，她那双粗糙却灵巧的双手，在盆里将黄软米淘洗干净，放入大锅中煮至。灶膛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映红了祖母布满皱纹的脸庞，也点燃了一家人满心的期待。待米熟透出锅，装入大瓮，撒入酒曲，搅拌均匀，蒙上棉被，放置在热炕头焐上两天。那两天，全家人都仿佛怀揣着一个甜蜜的秘密，时不时地瞅瞅那大瓮，似乎能够透过厚厚的棉被，看到里面的琼浆玉液正在缓缓孕育。

终于，迎来了开瓮的日子。祖母揭开棉被的瞬间，一股浓郁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瞬间弥漫了整个窑洞。祖母面带微笑，用一把勺子，将还带着温度的浑酒舀入粗瓷大碗，用细面罗和水将大碗里的浑酒过滤，酒糟是喂鸡的极好食料。随着灶里的火旺起来，酒液在锅中轻轻晃动，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而此时，祖母拿出新炒制的炒米，轻轻抓起炒米，炒米在祖母的手里如同一场细密的金色雨幕，洋洋洒洒地落入浑酒中，瞬间发出“滋滋”声，那是美味相互碰撞融合的美妙乐章。

我迫不及待地端起一碗，先是被那热气腾腾的烟雾模糊了双眼，待轻轻吹散那热气，浅尝一口，先是炒米的香脆在齿间绽放，紧接着浑酒的酸甜与醇厚如同潮水一般涌上味蕾，一路温热直至心底。一碗饮尽，仿佛浑身的毛孔都在欢快地歌唱，暖流奔腾，一切烦恼与不快烟消云散，只留下满心的舒畅与安宁。

在陕北，浑酒从腊月一直能喝到来年清明前后，它可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家人团聚时刻的欢声笑语，是邻里之间的温情纽带，更是劳作归来后的慰藉与犒赏。在田间地头，农忙间隙，人们围坐在一起，捧起一碗浑酒，谈天说地，分享着庄稼的播种，生活的琐碎，浑酒入胃，化作豪迈爽朗的笑声，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久久回荡；家中的炕头边，婆姨们一边喝着浑酒，一边飞针走线，缝缝补补，浑酒的暖意，让婆姨们眼中的坚毅愈发闪亮。

岁月悠悠流淌，如今的陕北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浑酒，依旧能够唤醒沉睡的记忆，因为在那一碗浑酒里，有陕北的山川日月，有祖祖辈辈的爱与坚守，有永不褪色的家的味道。它承载的温情岁月，正由新一代陕北人，用创新与热爱续写传奇，向着更远的未来奔涌不息。

秦味



寻根东宫城 一座黄河古村落的千年回响

文/任晓彤 图/彭一鹏

往事

自古以来，河流便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陕西境内东部的黄土高原上，顺着那个大拐弯滔滔向南流，一路奔腾，形成雄奇、壮观的黄河景观，可谓一步一景，步步雄浑。而进入渭南合阳后，河面变得宽阔、水势逐渐舒缓，方显出母亲河胸怀之博大和柔性之美。人们依河而居，在河岸及台原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

在黄河西岸，经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有很多，每一处都是一部装载着厚重历史的“典籍”，它们是千万百姓安身立命的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深深影响着地方的发展和进步。

在合阳县黄河支流徐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原上，距黄河3公里处，有一个名叫东宫城的古老村庄，2016年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这里居住着896户4000多人，党姓居多，占到60%以上，还有雷姓、杨姓、张姓等23个不同姓氏。村中的古城墙、古民居及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情构成了其历久不衰的魅力。

溯源

合阳古称有莘国，是伊尹故里，东宫城地处合阳县城东北25公里，周边的莘村、尹庄、阿场等村名和历史遗迹都彰显着这片土地的古老和底蕴深厚。

据《合阳县志》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析郃阳县，东北部置“官城县”，南部置“五泉县”。而官城县的县治所在地即设在现在的东宫城村。传说村子早先叫织锦城，因当时种桑养蚕，丝绸业发达而得名。后因一位东宫娘娘贬居于此，生下太子，又改村名为东宫城，沿用至今。

“村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具体无从考证，据说在南北朝时，这里官府民宅，店铺门市，商贸云集，属一方政治、经济、文

化之重镇。”村党支部书记党剑建说。

“东宫城村原来四边都有城墙，建有东门、西门、南门、小南门、小北门。现在东城门、小北门都没了，西城是前几年重建的，南门、小南门还在。”在村口，81岁的党掌森老人告诉笔者。

如今东宫城大部分城墙，虽然随着岁月变迁和风雨剥蚀，已成残垣断壁，但遗存的一段段夯土筑的城墙，依然清晰可辨，记录着村子的历史，也见证着村子的沧桑。

城墙宽约8米，高约10米，顶宽约3米。城墙均为黏土夯实结构，城门楼均为砖混结构，城墙四角均有防护设施及更楼，在城墙内侧一周有顺城巷道。目前看到的城墙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原城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历经修缮而保留下来的，现存有2公里左右。

“古城墙北部，靠官道而筑，东西两旁设有歇脚茶房，供来往客商休憩，说明这里曾是繁华的交通要道。”66岁的村民杨建民说，2005年，村民在改建东宫城小学时，集资重修了小南门，当时他还撰写了《小南门重修志》。

在东宫城村人的记忆中，古城墙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承载着人们的情感。站在城墙上远眺，俯瞰远处的沟坡田块，草木庄稼，一股浓郁厚重的古朴气息扑面而来。

旧时村中流传一首顺口溜：“七池八井十二碾，排排水路有一灌，庵观寺院都有建，庙宇戏台角角站，大庙木钵七十二，高庙一百一十间，又有巷楼和城墙，防盗御敌保安全。”“外面的人到村里来，如果没有熟悉路的人引导，很难自己走出村子。”党剑建介绍。

这里还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涌现出雷振华等一批革命烈士。1938年，中共合阳县委在这里成立，抗战时期，也曾是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中转之地。

1941年1月，雷振华带领本地自卫队骨干力量参加了中条山保卫战。“最后一次走的时候，爷爷给奶奶说，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自己绝不回家，让奶奶找组

织去延安，奶奶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等你。’这一等就是一辈子。”雷振华之孙雷高升回忆说。

东宫城的村史是东宫城人自己写的，村史的挖掘也是东宫城人自发进行的。

“由于暴雨的原因，村史馆部分坍塌了，我们正在进行修复，今年就能完工。”党剑建说，不为别的，只为留住记忆。现在人们安居乐业，村子的历史文化更应该被人知道。

再 造

留古韵，焕新生，保护村落，就是守护一脉悠悠乡愁。

“这栋房子建于1735年，前段时间把前院修葺了一下，换了一些废旧的瓦片。”村民党升龙说，2021年八九月间秋雨连绵，老宅部分倒塌。一段时间他曾陷入了“抛弃”还是“修复”老宅院的“两难”之中。

年前，木匠出身的党升龙决定重新将房子的梁木进行固定和粉刷。“咱不求高大上的房屋建筑和装饰，但老宅院留下的东西还是想尽量保留下来。”党升龙说。

目前，东宫城村现存古民居54户，其中保护完整并有入居住的四合院有10户。2020年，村上专门为这54户进行了挂牌保护。

除了古民居，村里还有两块碑，一块是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刻的《唐宗室李公确墓》碑，一块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重修城墙时所立的《东宫城村重修城池功德碑》，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如今已得到妥善保护。

东宫城村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戏曲文化活动就很活跃。

78岁的村民党菊回忆，村里原来有几处戏台，有自己的剧团，农闲时节排戏，逢年过节，登台演出。

东宫城村子大，文艺人才多，不仅爱听戏，也爱唱戏，还能编戏。他们把村里的真人真事编成戏演出，很受乡亲们欢迎。

为配合申请中国传统村落，村民自编自导自演了独幕剧《古城观灯》，把一幅东宫古城闹元宵、玩花灯的美好景象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今天的东宫城不仅是古老的，更是崭新的。

乡村要发展，产业兴旺是基础。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产业发展上，东宫城村引进了花椒产业。大红袍、狮子头，一棵棵花椒树逐渐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树”。

随着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村里的花椒不仅增产，还不愁卖。村民姚金虎告诉笔者：“这几年

花椒效益好着哩，一亩地收入六七千元很正常，作为东宫城人很骄傲，我们一定要把产业发展好，也会把村子保护好。”

归 乡

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这一天标志着春节的序幕正式拉开，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忙碌而喜悦的气氛中，忙着准备年货、祭灶、扫尘、剪窗花，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而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来说，小年是一个温暖的提醒——该回家过年了。“党宏哥，回来了！”

“回来了，收拾收拾屋子，过年和老母亲一起回来过……”寒暄过后，党宏回到了祖宅。

党宏是渭南本地有名的诗人、作家，也是杜鹏程文学奖的获得者之一。

去年，党宏专门把老宅修葺了一番，依旧是具有关中特色的四合院布局，中轴对称相对封闭，方方正正。“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入口门洞两侧的看墙上楹联引人思考。

门风正，家风正，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就会长久兴旺。

在东宫城，每一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规家训，用以勉励后世子孙重视耕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随便走进几间院子，东西南北四面看似相同，却又风格各异。

看着那些精美奇巧的木雕、砖雕与壁刻家训……瞬间被民居蕴含的情感所吸引，看到村里的人、事、物，才发现这些竟成了游子离家后最大的牵挂。

千百年来，很少有一个词如同“故乡”一样，充满着那么多复杂而又多彩的内涵——它是游子们眷恋的家乡，亦是劳动人民耕耘的热土，更是文人笔下肆意挥洒才情的诗意世界。

“这是我生命诞生的地方，离开多久，走到哪里，都在心里装着。”党宏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与家乡有关，对他而言，故乡是儿时甘甜的井水，是村落历史文化的积淀，是耕读传家的家训，是邻里守望的乡风民俗，更是他根之所在、情之所系。

历经千年，这座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去探寻。

“我们将继续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和村落传统文化，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谈及东宫城村的未来发展，党宏坚定地说。

岁月沧桑，世事变幻；变的是年轮，不变的是情怀。厚重的历史是古村落的独特魅力，也是镌刻在人们脑海中亘古的记忆。



竹马门楼的水沟墙。



厦房山墙的砖雕花墩。

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

——一段鲜卑与突厥政治联姻的尘封往事

李 桦

鉴 藏

北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之一，都长安，历五帝，共二十四年。春节前，笔者走进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探访北周第三位皇帝宇文邕在位时期的一件珍宝。

这枚玺印是用纯金制成的，重量达到了802.56克，可谓是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它的玺面为正方形，长46毫米，高27毫米，印通高47毫米，整体造型端庄大气。玺钮则是一只獬豸，这是一种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能明是非辨曲直的神兽，用它来作为玺钮，也寓意着皇太后的英明和公正。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玺印的玺面上篆书阳刻着“天元皇太后玺”六个大字，字体圆润流畅，美观大气，充分展现了古代篆刻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的印玺。印玺上面的神兽头似羊似马，鼻孔清晰，双眉眉弓突起，二目圆睁炯炯有神，鬃发两分，头顶有一向后分叉弯曲翘起的独角，前腿俯卧跪，后腿关节屈向外撇踞蹠势。前腿两外侧侧翼形凸起，后腿两外侧侧饰云纹凸起，尾顺势盘向一侧身侧，腹部肌肉发达，爪为四趾。

印基与印钮分别制作，用榫卯结构镶嵌而成一体。印文当前凿刻玉筋篆阳文两行式“天元皇太后玺”。

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刘征兵介绍：“它的发现是研究从秦至隋隋唐官印转向隋唐阳文篆条官印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北朝皇帝后印玺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在考古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枚金印见证了鲜卑与突厥政治联姻的历史，是唐代以前唯一的可信帝后玺印，也是史上发现最早最大的皇太后金质玺印。该玺印的面世牵出了一段鲜卑与突厥政治联姻的尘封往事。

公元551年，阿史那氏出生。其父是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侯斤(一名燕都)在位时，突厥的势力日益强大，成为北方草原新的霸主。时值中原地区的东魏、西魏正在激烈争夺，双方竭力与突厥争着结成联盟。

公元557年，宇文觉建立北周政权，560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继位)，为联合突厥之力灭掉北齐，前后多次派遣使者与突厥邀约联络和亲，木杆可汗才答应将女儿阿史那氏嫁给宇文邕。正当北周准备派人到突厥迎接亲时，北齐为拉拢突厥也带着大量贵重财物，前去提

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



人 物

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段信(字宗实)生于三原县一个贫穷家庭。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中进士，出任杭州司理(州推官)，职掌狱讼。初到任上，就有许多士绅送来礼物，段信一律拒绝。有一名乡绅，送来重礼，并在单上写下“谨将规礼敬上，即属规礼，定蒙笑纳。”段信阅帖后，不由大为震惊：原来此地官风如此败坏，给官员送礼，已成了惯例，还美其名曰“规礼”，可见此行贿陋习已延续多时。段信当即让这个乡绅将原物拿回，并斥责他这样做影响官员清廉，败坏社会风气。段信的敦信在杭州污浊的官场中首开清廉风气。

段信执政勤勉，任职清廉，官声颇佳，一路升迁，身为御史，奉旨巡按云南。当时，云南边地系土司所辖，当地有不少名优特产，闻名于世，价值不菲，为各级官员所喜爱。历来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大都趁机巧取豪夺，或据为己有，或赠送亲朋，或贿赂上官，官场腐败叠出，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段信对此深恶痛绝，除严加查禁外，将所查巧取豪夺的官员以专案报奏朝廷，对他们绳之以法。云南百姓拍手称快，执政官员心存敬畏，士林工商一片赞声。

段信任满离开云南之时，行囊简单，一仆一挑而已。时值深冬初春，送他的百姓和士绅成群结队。百姓送来当地土产，他一律拱手谢绝；土绅赠奉上的珍品，他一样不取。这样的清廉好官要走了，啥都不敢，人心难安。正当人们为难之际，忽然一阵清风吹来淡淡的梅花清香，段信微笑着美美地吸了两口。一个送行的村姑看到此，折了一枝梅花，快步上前，双手送给段信，段信不接。送行的人眼望这样清廉为民的好官，心中大恸，泪眼婆娑，哽咽着恳求道：“你就带上我们这儿的一枝梅花吧，也好留个念想……”

段信环视了一下送行的百姓和士绅，凝视梅花片刻，心中感慨万千，双手接过这枝梅花，插在随从肩挑的行李担子上，挥手转身而去。从此，云南当地人赞美德信：“担头不带滇南物，只插梅花到处香。”段信也被称为梅花巡按，美名不胫而走，成为明英宗年间一位誉满神州的名宦。

段信后来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由于长期超负荷履职，积劳成疾，于景泰元年(1450年)，卒于马关任上，享年46岁。他的英年早逝，不仅使其任职过的地方百姓十分悲痛，也使其故里三原的乡亲遗憾、伤痛，更使其故里乡亲自豪、骄傲。

段信的名字，将永远在历史的清官册上闪闪发光。

梅花巡按段信

吴树民